

二知軒文存卷二十五

定遠方濟頤子箴

客問

客問主人曰君子擇交必慎取友宜嚴勿尙才辯巧佞而以
醕謹樸誠爲先主人座上百無一焉通今博古賞其腹便掉
三寸舌孰捫孰箝豈知心與口違才反德累請託無端干預
外事或有所挾從而攘利乞公之恩市公之惠胡然懵懂信
曰匪他潛滋弊竇動遭讒囹人言藉藉莫可誰何剝啄剝啄
閉關則那主人怫然曰養尊處優頤指氣使聲音顏色拒人

千里規我者怒譽我者喜外強中乾夫夫也鄙毋乃自視則
重而視人則輕耶獨不患門牆過峻而弗見弗聞耶將勞勞
冠蓋安於走俗抗塵耶抑抽簪以去山林棲遁庶乎門無雜
賓耶人惡我好人棄我取風雅之倫文字之侶翔鸞翥鳳雕
龍繡虎形骸脫略肝膈傾吐子顧漫不加察矢口譏嘲矧以
蘭蕙等諸蓬茅是未解橫渠之銘尙云物與民胞豈高自位
置竟甘於習慢長驕也哉客又曰主人愛才才本不惡第恐
有才性天日鑿恃厥聰明時而妄作因之入彀苦於弗覺主
人多情情原不私陰用言餌善爲說辭其貧可閔其方可欺

孰敢以告道路詆媿客說未終主人起曰客休矣容吾審之
再施鈐槌亡羊補牢亦未爲晚曾不數月如甌斯破主人皇
然引爲已過乃延客而謝之曰不才誤矣唐突先生而今而
後坐隱一枰儀董高軒顧名爲義樹之藩籬勿來溷厠客呀
然曰攫取頗工嫁人以禍才歟德歟無一而可公不暴之彼
烏知悔任填谿壑何裨江海主人復揖客而誠之曰以貪敗
名乞君之勿揚也咎在主人躁率而不及致詳也無耳無目
方內媿夫衷腸也來者可追古人之訓誡不敢忘也願久敬
以全交冀才士向善而終臧也客乃喟然嘆曰主人居心失

之太厚古鏡昏翳不辨妍醜恥居面朋願爲諍友公不負人
人輒公負請書一通懸諸座右

客難

方子坐儀董軒日課一文自春徂夏晨起卽伏案沈吟忽忽
至午始休閒一出門一見客輒若有所失稍暇必補之一時
若弟若子若孫之在塾者皆不及若奮勉而方子亦自謂生
平之樂無有過於此者矣客難之曰子未讀宋五子書乎明
道先生言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
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

好著亦自喪志子今者甘於喪志奪志奚以教子弟耶曰明道之言所以儆輕俊非以戒老成也若謂文字概不得作則立德立功盡之已胡爲立言亦可以不朽也且耽於文字縱令喪志奪志不較勝於凡百玩好歟客曰凡事當務之爲急子方居官宜讀有用之書作有用之文乃十年禹筮未聞子建一議立一說也而顧爲是拈弄筆墨銷磨歲月以勞其神苦其思遂遂於不急之務而猶曰簿領未荒也其誰信之曰客之責我者誠是然而客不知我也我於公家事曷嘗束之高閣耶一日間不過片時卽可了公家事事了之後其將命

儔歎侶飲酒看花耶抑將挈榼提壺登山臨水耶皆不能也
所能者要與文字爲緣差足免於塵俗耳若牢盆之職其所
當言者更白於幕幕削稿以示主人稍稍竄易之以達於上
官無庸作也其不可言不屑言或言之而必不能行者則姑
闕如是以不能不別有著述也客又曰子不投簪解組而強
附於尋章摘句之儒子不杜門卻埽而自命爲博古通今之
士以視今日之在官言官心無二用者同乎異乎是非乎
得乎失乎請子擇之謂之不喪志不奪志也可乎方子聞言
始而憮然繼而爽然終且夷然爰書之以質世之善爲文者

三國編年問答

問周末之有七國晉末之有南北朝與漢末之有三國同乎
不同乎曰同爲列國非正統也然則曷爲陳壽三國志以正
統予魏而涑水通鑑因之習鑿齒漢晉春秋以正統予蜀而
紫陽綱目因之二者孰是孰非歟曰陳壽曾仕蜀而屢被譴
黜故貶蜀尊魏習鑿齒東晉時人欲繼晉於漢而以漢之宗
室爲正故貶魏尊蜀涑水生北宋之世太祖受禪與魏同故
其書宗陳壽紫陽生南宋之世高宗南渡中興與蜀同故其
書宗習鑿齒齒平心論之似均未協於史法也夫必合萬國而

君之乃得謂之王王者大一統反是則皆爲割據皆爲偏安也漢儒尙以秦爲閏位齊諸列國是七國在周之末而正統絕南北朝在晉之末而正統亦絕何獨於蜀魏吳明明三分鼎足各霸一方之時而強區正閏尊此卑彼哉魏雖受禪於漢而中國疆土不皆臣服於魏蜀雖漢之後裔而中國疆土又曷嘗盡臣服於蜀乎曰如子之說則將奚從曰三國之編年紀事自宜仿周末七國晉末南北朝之例分注爲是其次序則仍先蜀次魏次吳也曰史以南朝爲正統而北朝附之故三國亦仿此例也曰北國僭竊南亦不得自居於正統猶

之既有魏吳而蜀之偏安一隅亦不得專予以夫子之制曰
從同同自古及今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惟周秦漢晉隋唐宋
元明至我

大清爲正統若五代更無論已曰子之爲此說也旣大背乎
涑水復有戾乎紫陽烏得爲公論歟曰正閏之辨不可不分
春秋之義妄思竊取彼隨聲附和入云亦云者烏足語於此
哉願質之天下萬世其必有不以予說爲謬者

弈嘲

夢園主人來揚州治詩之外劇喜手談前年得楚北所謂國

手徐耀文者與之對壘弈遂大進然猶拈黑子也去年又延丹陽劉叟福山與之弈叟固亦江南所謂國手也自春徂夏主人與叟日必角四局主人輒三勝或竟四勝始猶拈黑子也繼則叟以白子歸主人矣始猶黑白分先也繼則白者讓黑者長先矣主人斯時頗自負客交譽之以爲主人年六十乃成國手得之簿書擾攘中尤非易易何善用其心若是耶一日有客造門主人方弈拒弗見客闖然入室數之曰公筦馬莢政務殷繁六載於茲懵懂素餐日荒於弈獨非曠官注目方罫是所是鑽人謂公善用其心也吾直謂公誤用其心

耳責以陳力就列之義君心安乎不安主人未及答復有座
客和之曰凡弈主殺公但能守不戰服人從來未有咸曰周
生優於劉叟胡不招之與決勝負主人乃避席而起曰吾誤
矣方今之人專講宋學案頭一編先賢語錄蒙也畏之不敢
入局尙友弈秋差信免俗乃遭詬病亦固其宜本無機心守
黑守雌不求勝人人反下之朱餘白髮失事廢時歲月蹉跎
已逾周甲十年不調爛煮羊胛仗此一枰起予惟怯步步爭
先未嘗打劫如何處世反昧茲法噫客之嘲予曷若予之自
嘲耶二客聞言悻悻然徑去主人亦爲之罷弈

心難口

靈臺之上天君主之渾然寂然一物未交厥初泰然崑崙之
麓有機鋒子焉時開時闢時翕時張其性躁其才敏其氣一
發而不可遏天君令之司出納克稱其職居無何賊入黃庭
天君不忍戕之赦其罪俾執役於官中賊乃廣求子女玉帛
聲色玩好之物日來獻天君察其姦弗爲所誘賊乃過機鋒
子之居而啖之以利曰願子爲吾君宣意旨毋默默也機鋒
子不能拒遂諾之外蠶以進內邪以引若鏡斯障若鑰斯鑰
明者昏通者塞有主而無主欲不放也奚自而不放始清澆

濁始一旋紛始安旋擾始惺旋惑於是天君乃召機鋒子而
數之曰爾誤我爾因我爾陷溺我爾撼搖我爾簧鼓我爾欺
飾我爾不匡拂我而從與我爾不勸阻我而逢迎我我之過
爾成之我不爾尤誰任其咎賊曷由至爾率之至我不罪賊
專罪爾爾何說乎機鋒子聞言皇然以懼震然以駭已而呀
然致詞曰臣受參養於君君不使之言臣不敢言君不使之
食臣不敢食君不使之動臣不敢動君不使之休臣不敢休
與邦惟君喪邦亦惟君謂臣出好臣不居其功謂臣啟羞臣
不任其過願君三思勿專罪臣天君怒其戇屏逐於外弗與

之語賊之寇也滋甚城府不治情田日荒門上莠生徑間茅塞危哉方寸裊在旦夕天君復召機鋒子而謝過曰我昔難爾我誠憤憤由今思之咎固不在爾也咎在我於爾乎何尤我過矣我過矣機鋒子逡巡避席而起曰君言及此臣知罪矣繼自今君有命臣必審慎而後出之可則可否則否庶乎不貽吾君憂夢園子遊乎靈臺之側聞之太息曰有是君乃有是臣兩賢豈易得哉彼心不與口相商者心非而口是之心是而口非之吾烏乎制其心吾烏乎箝其口吾烏乎必其口之應心吾烏乎必其心之應口而心爲口累而口爲心病

口失之乎曰心失之

身罪足

鄉里老儒以主靜爲學涇涇然長年閉關顧有時觸物而動見獵心喜遂之乎交衢之市廣漠之野奔走馳逐與便捷爭先者接踵繼迹不自知其力之未逮也思欲一蹴而幾之顛且仆傷其顛折其腰形委於地魂出乎大宅顧道旁卧者而悲曰藐躬何辜遽罹此戚誰則使吾逃於理窟之外入迷途而墮陷阱也樞公樞公汝爲我罪武氏二子言未終歎有號而應者曰冤哉予昆弟也予二人者惡勞喜逸貪閒厭忙自

離襁褓天性若是顧何以時而左之右之時而步之趨之豈
予二人之所樂爲者子亦知絳宮之內有天君丹元子乎下
一令諸神靡不竦而聽屏息以待丹元子曰汝魂陰運於上
汝柱天力士奮於下魂陰者亦二人與予昆弟等予旣獲有
所司奉命維謹鼓勇而前不教之止不敢止斯言也子胡獨
未之聞耶而乃罪予也請觀夫跛者兀者重臄而蹒跚者予
二人有一於此乎子之冥然罔覺匪予二人孰樂乎有子者
而乃罪予也曰嘻若昆弟寄予廡下予勉若自樹立以予爲
表率庶幾哉非道岸義路弗敢遵非聖域賢關非敢入則汝

昆弟進矣曷爲放縱自恣弗受予約束牽率老夫蕩檢踰閑
躁妄失度不履坦而蹈險不壯往而隕越不循序而躡等不
精進而泛鶩致卽於危害乃公事爲行道之人所羞而乃誘
諸天君之令天君令汝二人行未嘗令汝二人蹶也汝負天
君兼負予予恨不刑汝以報天君二子啞然曰有是哉子之
倔强而不識時務也向使子堅固不拔吾輩奚以動搖爲卽
不然曰東則東曰西則西屈伸俯仰賴子主之委蛇隨俗依
門傍戶度無不攸往咸宜者子報天君天君必專罪子貸予
二人先生休矣老儒聞二子言瞿然以蘇踉蹌而歸自是洞

開戶牖與世人相往來而武氏二子疲於奔命卒得羸疾蹙蹙不能復出

耳怨目

聞與見同乎否乎曰一聲一色一虛一實一外一內一眾一獨一遠一近一人一己烏乎同人皆謂百聞不如一見見之真愈於聞之僞也願韓勿瞽瞽者心滯視則昏瞽者心專聽則審銀河之岸是爲離宮左司徒職日右司空職月或曰厥神有六或曰一神主之號虛監生六神毋乃多一神其眇矣乎凡窳必偶用乃靈惟華池天關不以此爲例坎與離匹其

神名空閑字幽田以爲一神云何兼掌兩城郭哉司明者二神司聽者亦二神司聽與司明朝天君於絳宮之內天君曰汝神司聽胡有時不聽汝神司明胡有時不明曠厥職瘝厥官厥罪維均司聽者前席抗言曰聞根所在茫茫渺渺臣不獲招之使至也彼自來勿與拒無乎不通防閉防塞臣二人昏且廩廩焉其喧也有喧之者臣任其喧非臣之喧其寂也有寂之者臣甘與寂非臣之寂以不聞爲不聽咎豈在臣歟彼司明者則不然用之於正燭微通幽用之於邪玩物喪志有見所當見者有見所不當見者有人所共見而反若弗見

者有人所弗見而詡其偏見者既聞之因而見之所見爲可
憑未聞之貿然見之所見爲罔據聞之而又見之孰是孰非
決之所見奚必追悔所聞聞之而不見之可信可疑斷之所
聞奚必固執所見今日司明者君以爲不明誠不明已臣之
聰與否願君更察之天君詔司明者曰司聰之辯頗中窾要
司聰怨汝汝何說之辭司明者嚶嚶曰往古來今六合九州
形色迹象萌芽朕兆确乎有物昭然若揭見而知之與聞而
知之君以爲見者是乎聞者是乎君以爲見者信乎聞者信
乎君以爲但聞不見所聞固非乎但見不聞所見亦非乎君

以爲但聞不見所聞可疑乎但見不聞所見可疑乎聞不逮見見不逮聞若兩衡之天下未有不重見而輕聞者且臣之所見可以證之他人若之所聞可以證之他人乎不明之罪厥非公不聽之罪厥非私君其平之天君乃喟然曰聞見相需缺一不可聞以廣見之不足見以補聞之未周司聰者毋自以爲聰司明者毋自以爲明則兩得之矣於是兩神唯唯而退復有上訴於天君者曰髮之落也眉憐之鼻之凸也面憎之鬚之苗也脣厭之齒牙之缺齧也舌又病之君爲五官之長百體之帥其謂之何曰人於天地猶有所憾予奚能彌

其憾哉無已則還問之化工

肝仇膽

清冷之宮蘭臺之府將軍之官曰婁氏字君明素木之精抱
仁之性產於東方得震氣以植幹子華子曰其神猶東而無
當人之樸慙以取禍者君明使之夢園子曰君明所居之側
又有紫微宮無極府其地爲中池婁將軍名龍烟或號之曰
開君童或稱之曰方長宜而中池之官龍曜者字威明或以
龍德拘呼之體亦屬木黃帝乙君明而甲威明宜乎若魯衛
之邦然而實楚越也君明有仁者之勇遇事果決惟善怒不

可干以私且不能容物初與威明相密迺此以爲然者彼亦
然之此以爲否者彼亦否之旣傾且吐旣披且瀝磊落照人
洞見表裏佐天君以治兩府稱最顧威明之爲機警善變其
性無常溺於詩酒兼好聲色貨利而識量恆苦不足由壯而
怯由虛而放由大而張由小而寒自壯至老凡數易莫可名
狀外物引之輒爲所動卽朝夕間亦忽縱忽落茫無定嚮而
君明則任其顛倒聽其播弄觸突抵牾煩惱抑鬱燥勁猛烈
崩摧剝削於是所傷者多已君明乃憤然曰若不助予而累
予若不益予而損予予向者以若爲堅牢予今者乃知若之

徇恍也予向者以若爲忠義予今者乃知若之譎詭也可與
共安樂弗可與共患難方寸之地戈矛頓起百魔六賊皆若
致之于何仇於若而相凌相逼以至於斯威明日咄汝之氣
王以我爲滿汝之體剛以我爲柔汝之情難犯以我爲畏憚
汝之性過直以我爲邪曲汝自厥爾於我乎何尤君明日噫
姜維如斗李膽如升固非所望於若若胡不去而之象之四
足若胡不去而之熊之四足若胡不遷居魚腹春夏則上秋
冬則下若胡不暱就夫蝮蛇以供人之擊以仗彼之護不則
化而爲鬼終必破焉雖有如無中池不能以容若也天君聞

而憂之召幽昌宮太和府元氏子真沃太陰之水以瀉龍雷
之火又召玉堂宮尙書府文氏元明來爲二人解紛甲與乙
始息爭各罷歸兩府

脾惡胃

飛黃子掌中黃宮太素府居於黃庭爲己氏字元己其名曰
寶元全亦號常在雖司土而其職則隸戊氏同來育之下戊
氏性貪不滿其欲不止精麤美惡漫無抉擇細大弗捐任填
谿壑侈侈然自以爲吾能容物也玉池君喜其有兼人之量
俾得稍稍致富顧所受旣多始而果然繼且彭亨不克俯仰

爰命飛黃子辨之曰推陳出新化腐爲奇稟氣積精惟汝是
賴飛黃子握符任事竭蹶趨公乃由旦而晡充積者如故由
昏而夕壅滯者如故期諸詰朝詰朝復然俟諸後日後日亦
爾飛黃子遂爲同來育所困詣玉池君而攻其短曰臣自受
命以來轉輸不竭乃戊氏多藏厚亡含垢納污爲吾君羞其
敗也可立而待臣位卑責重弗能有所裨益不敢不告於君
匪臣惡之戊氏負君實甚玉池君召而責之戊氏曰是豈臣
之罪哉臣所受者來自絳宮彼太一丹朱與通命子皓華鬻
鋒諸僚屬下吏率簞簋不飭日以蠶食鯨吞爲事等於狼虎

臣無力以拒之虛而往實而歸己氏不察顧專咎臣君其審
之玉池君乃下令閉天關塞華池大索十日禁不得納一物
於是其中枵然其外僂然火炎水涸營衛失調強金斲木陰
陽相搏生機壅遏二豎披猖玉池君皇皇然走謁天君天君
曰戊己氏不和非遣丙丁氏助之鮮有能濟者子之因墮廢
食亦奚以爲其速開關浚池予飛黃子以兵柄聽便宜行事
飛黃子爰舉兆滕康任通道之役又命春元真治其左象地
無治其右滲之漉之融之液之消之導之扶之抑之升之降
之滋之養之而中黃宮遂大治夢園子曰強者不弱弱者亦

強轉惡爲好攻伐斯利此中消息尸居者憤憤終弗悟也

形懟影

藐躬孑然身外有身相伴至老憐之不暇夫何懟耶形語影
曰我爲天之所賦父母所生官骸具備卓立於宇宙之內長
短肥瘠強弱好醜人與我不相似我獨成其爲我爾乃溷而
同之爾又離而二之爾若區而別之爾又比而一之既有我
奚必有爾爾來隨我我思辟爾我止爾止我行爾行我遁爾
追我潛爾匿我前爾後我左爾右人方遠我爾則近我人不
就我爾則顧我以爾之幻亂我之真以爾之從增我之媿含

沙射爾罔兩問爾係風捕爾作客弔爾陸雲因爾而落水朱
浮因爾而引鏡蘇綽因爾而難君曹植因爾而誅友爾之累
我多矣我之畏爾久矣爾欲與我對待我終與爾參差我何
樂乎有爾哉影答形曰子載乎大塊呈乎世表必道乃充惟
聖可踐憧憧終日勞勞畢生藏之未能寄焉斯在子苟無我
子烏得以爲人耶我之類至繁不特人人有之物物皆有之
不特物物有之大地山河日月星辰棟宇臺榭凡百器皿無
靈無蠢無巨無細蓋靡不有之非子所獨也子陽我陰子動
我靜子迹我渾子濁我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皆罕有

如我與子之相親者而子胡不樂乎有我也形應之曰有爾於我何益無爾於我何損我方將入山訪道求長生術並此軀壳亦棄之斯時爾尙能戀我不去乎影怒曰子仙我凡子尙非仙我凡而子自命曰仙子則化爲鬼矣於是形與影訂神出而解之曰無實不虛無虛不實生滅循環氣爲之宅吾爲兩君息爭相與放浪乎空曠之區遨遊乎光明之域

驅睡魔文

魔自內引者曰心曰情曰貪曰欲曰怖曰悲曰空曰狂曰憂愁曰喜樂是爲內魔魔自外至者曰書曰詩曰棋曰酒曰小

余行年六十有二歲月蹉跎少所建樹顧文字之好結習未忘簿領餘閒輒復拈弄筆墨以消岑寂茲者奉大府頒行銓部章程躬膺校試之責首以言顧行行顧言命題竊爲諸君子一申其說今天下之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者比比皆然非言之艱行之維艱也士固有號稱道學見賞於公卿侈談經濟歆動乎流俗一旦登諸朝籍假以事權則向所敷陳論列者欲其宣諸口而踐於身百人之中幾幾乎厯得一二人焉甚矣詢事考言之實難其選也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又曰訥於言而敏於行是將專察其行而言可勿采歟聽其

言而信其行吾爲言欺聽其言而觀其行吾乃弗爲言欺也
且言之誠僞虛實繁簡詳略公私得失醜疵優劣了然可辨
若符若券其人之能顧與否彼未嘗自計而人已預爲決之
決之於言驗之於行言者心之聲亮哉斯言凡剽襲剽竊支
離誇誕之弊闢者易蒙而明者鮮惑知言知人道本相因實
事求是理無或爽今日言之明日卽行之行乖乎言媿乎否
乎勿以一命至卑而甘居闕茸勿以虛名可釣而徒事鋪張
勿矜口舌之才而反憚繩趨尺步勿恃緣飾之巧而妄思干
譽希榮余與諸君子同舟八稔亟願有所表見一展平素蘊

蓄以振鱗網以裕國帑故規復四岸尤爲今日要務不可不
廣諮博訪者諸君子勉乎哉竽濫奚足成音匏繫可堪不食
瀟豪以待幸勿閔爾金玉也

問蟬

爾之鳴孰使鳴爾之寂孰使寂吾不欲爾鳴而爾鳴吾不欲
爾寂而爾寂爾於夏當暑而噪殆熱中耶爾於秋因寒而嘶
胡衰憊耶謂爾至潔爾之前身則不可問謂爾善變爾之興
伏則莫能窮時而轉丸於糞土自以爲智也時而吸露於青
林自以爲安也時而曜侍臣之冠上官人之鬢又自以爲華

且美也詩翁曰爾嘒嘒騷客曰爾啾啾田家曰爾知了人以
口爾以翼既備五德兼具五采而乃弗覺螳螂之捕而乃難
避狗僕之掇人不百年而死爾塵三十日而蛻爾何樂乎腹
育之化也哉朽木也苓根也土龍之屬也蟹螯之跪也齊女
之尸也爾之生不一爾之名至繁爲蠓爲蚋爲蜉爲蜻爲螭
爲蠶爲蜚爲疋爲蟻爲螻爲馬爲茅爲蟾蜍爲蟾蜍爲蟾母
爲蟋蟀蜈蚣爲蜚蠊爲蚋爲蚋爲蚋爲蚋爲蚋爲蚋爲蚋爲
啞爲虎懸爲麥札而或目之爲雌豈其雄者鳴雌者不鳴乎
有有韻者有無韻者有費聲者有聒耳者有如琴者有似磬

者畏人畏日不飢不飽夏正稱良唐社呼仙爾之品固超出
於蜂蝶螂蛉上也曹植賦之傅元賦之陸雲賦之歐陽修又
續賦之而千古詞人則罔不詠歌乎爾稱賞乎爾爾知之否
耶謂爾不知春秋爾則能傲彼朝莫之蟬游謂爾昏夜甫出
爾則當午輒登乎高木吾烏乎測爾乎抱朴子云爾自然爾
誠自然已或曰閏年則少茲之閏夏爾果不鳴也夢園子問
猶未終第聞將斷仍續欲飛還止隨風飄颺別枝又起不管
絃而宮商信蛙蚓之莫比予方攤書情爲移兮忽披襟而罷

隱几

井南精舍問答一

曼君問於夢園曰道教以老子爲宗而道德五千言無一語說長生事其爲後人僞託可知而逃世絕俗之人傳其羽化冲舉顧有班班可攷者則其事又稍若可信不知安期子晉有無其人歟丹成九還之後其人死歟抑長生歟卽長生矣將終有死期歟又不得而知已敢請夢園曰仙亦人耳豈人之外別有神仙哉老子不說長生香山詩已明明道破老子之仙固以五千言而仙非別有所謂道術也儒者言道德仙人亦言道德特儒者之道德能發爲事功仙人之道德但垂

諸簡牘仙遂遜於儒以此後之人附會失實故炫神奇至秦漢時創爲仙人之名以惑其君上於是天下遂謂人之外別有神仙曰某某白日飛昇曰某某尸解以去卽以仙論已有死不死之分然則其不死者旣名之曰仙其死者烏可不名之曰鬼乎吾以爲無長生之仙人有不死之聖賢曼君曰先生謂聖賢不死小子之惑也滋甚曰所謂不死者形化而神留身沒而名在德功言三者之不朽乃爲真仙乃爲至人奚必別求長生之術歟老子而外莊列之書亦無一語及仙而學仙者皆宗之人以老子莊列爲仙老子莊列當日固不自

以爲仙也曰有天仙有地仙天仙居天之上信乎否乎曰蒼
蒼之氣孰得居之以字體而言山人爲仙仙其在山之中乎
不獨此也神之司天者亦未必居於天上天上空洞無物釋
氏之三十三天本屬寓言夫安有所謂瓊樓玉宇珠宮貝闕
也哉吾儒自可以不死子慎勿舍所學而驚乎外也

井南精舍問答二

曼君又問曰江南各屬羣不逞之徒糾眾爲會大干法紀誠
亂民也顧其人率皆慷慨自負輕死好勝年少無狀鄉里輕
之然而未嘗無可用之材也方今時勢多艱內外交困治之

不善適爲心腹之患曷若寬旣往策將來簡其渠者能者而不善之材之次者而兵之勇之彼必感激思奮以死報國且此輩人數雖眾能者亦少用其能者而不能者慚矣化矣而能者効命矣較之臨時召募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漢人嘗有發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敵匈奴者其殆此意歟敢請夢園曰勇多於兵方思議減而又益之以亂民彼卽肯爲我用養兵之費已苦不足復將何以參養之乎且其渠者能者半爲吏役潛居官府以通聲氣官輒倚之如左右手非不用之彼固終不爲我用也昔年山左教匪正復如是是唯有除其

名縱之使去內無通匪之人則外絕藏奸之路然後實心實力行保甲法城鄉村鎮里閭族鄰互相聯絡互相稽察使入會者不能容身於此遁之他邑而他邑亦同時舉行保甲則更之鄰郡鄰郡之保甲嚴肅與此相同其有不改行爲善革面洗心者乎即容或有之而其勢必孤其黨必散脫舉不可追則芟之薙之以除民害設深悔前非弗蹈故轍一旦有事應募而來則仍予以自新之路彼焉有不樂爲我用者哉要之拜會之風皆由於瘡痍未復游民無業故相率而流入於匪司牧者平日漫不關心但以催科爲重而弗思維持補救

之方夫亦烏乎其可也

井南精舍問答三

曼君又問曰固結民心以保甲爲第一要務顧防閑所及者盜賊奸宄而已而又有所謂教匪者挾左道之術剪髮割膚隱形匿迹通都大邑自在游行驚愚駭眾爲害甚巨雖有符籙禁咒之法荒誕殊不足信即使可信當事不能胥比戶而教之卽能胥比戶而教之亦非所以納民於正也思患豫防將何道以弭之敢請夢園曰此無他仍以保甲之法清其源而遏其流彼教匪自外來者苟無容留之人棲止之地彼亦

何自而施其術歟正不勝邪自古及今未有以妖民能成大事者近聞吾皖擒獲妖民寘之法於是沿村逐戶盤詰奸宄而本地匪徒反藉此以劫掠行旅因而議辦保甲嗚呼此時方辦保甲亦已晚矣然辦之雖晚終愈於粉飾彌縫束手坐視而不之問也果使各行省大吏皆以保甲爲重督率守令振作有爲實事求是則妖民之巢穴黨羽舉可以巡邏按治得所主名密籌剿捕之策卽於保甲之中抽辦團練以補兵力之不足然又不可張皇徵調急切圖功也唯在民氣堅固眾志成城則少用客兵多用民兵自無不以一當百轉弱爲

強者敵國外患咸賴此以平之又何教匪之足慮耶

井南精舍問答四

曼君又問曰古人言兵最重戰陣戰陣者所以示整暇也而望氣而墨者亦遂知堅不可挫而廢然返今則不然兵仗未接巨礮先之旌旗甫見鎗銃先之故未戰而死者各半旣戰而愈不可問矣爲將者欲持必勝之權固必有道敢請夢園曰予不知兵生於用兵之地吾鄉素稱強悍平居無事輒以好勇鬪狠爲能顧亦專恃火器先發制人其取勝之道則在出死入生有進無退詰以戰陣固皆茫然也粵寇拾匪相繼

而起東南用兵廿餘年將帥士卒虓鬪猛鷲所向披靡用能
削平大難殄滅羣醜近且兼嫻西法演爲陣圖學製機器廣
儲軍火戰守之具不可謂不完善已而鄙人之所隱憂深慮
者不在乎火器戰陣而在乎吏治民心蓋吏治不修民心不
固縱令火器已精戰陣已熟而內奸外侮交通鉤結在在堪
虞防之於此而疏之於彼正有不堪設想者且勢不容戰時
不可戰人不敢戰而徒修戰具雖日以訓練爲事老師縻餉
旣爲兵家所忌矧逍遙河上釋甲以嬉脫有犯令者寬則民
受其害嚴則兵罹於法必無兩全之道也古人寓兵於農實

爲千古不易之良法唐之府軍明之衛兵亦尙不失此意今
宜仿而行之化勇爲兵簡精銳汰老羸務期以少勝多以寡
敵眾節浮冒無益之費足供郡縣保甲團練之需而又嚴核
守令之稱職與否優者擢之劣者罷之無虐民之吏自無作
亂之民則尊君親上之人皆可備折衝禦侮之選矣區區火
器戰陣猶不足以言兵也

井南精舍問答五

曼君又問曰六經之中最可信者易次則春秋次則詩耳無
論禮記爲漢人僞造卽尙書亦有可疑者如二典發端曰古

明乎其爲追紀也曰稽以謂憑乎簡冊也歲遠年湮簡冊散佚所言又安能盡稿歟且商周數篇文字詰屈反不如二典之博大昌明尤爲穿鑿傳會孱人無疑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誠哉是言愚昧所及有當與否願先生垂訓焉夢園曰予於六經少時咕嗶粗解大義旋以習制舉業不復從事於斯及宦京師則見講漢學者有人講宋學者有人各立門戶互相攻擊私心以爲漢勝於宋延至今日宋學盛而漢學衰而一二經生家又往往厭故喜新逞其臆見專與古人爲難一字一句攷核同異繁稱博引反覆辯論無慮數千萬言

既冗且雜令人閱之昏昏欲睡此固說經之流弊無怪乎講
宋學者高談性命遂欲一掃而空之也子之所疑不爲無見
顧尙書本有今文古文之別前人紛如聚訟亦已連篇累牘
刺刺不休吾輩讀書但求知人論世尙友古人未可炫異矜
奇好翻成案矧六經頒在學宮歲科鄉會試以之命題試士
煌煌令甲薄海同遵若西河老人之書亦祇可存而不論爾
吾不薄漢學吾亦不泥漢學故於解經之文闕如也子年力
正富但於平實庸近處身體力行合漢宋而一之久之自有
所得當不以予言爲誣

井南精舍問答六

百生問曰兵起謂之亂亂之云者舉世皆勞絲也輟業播遷則四民亂化離失所則男女亂椎埋劫奪則貧富亂走卒朱紫則貴賤亂號令紛更官司雜選則政治亂故亂非一端已也今方內乂安百爲整飭大綱就理矣然有狃而未變者官外置局局多而官爲尸位兵外置勇勇盛而兵爲羨卒任非所居居非所任養非所用用非所養名實互乖豈類若畫一之道乎抑時勢誠有窒礙未可盡復也敢請夢園曰微子之問吾固嘗慮之當粵寇披猖郡邑淪陷東南半壁岌岌可危

其爲數百倍於官捐可資挹注不如停之之爲善也至於保
獎之濫責在主帥

朝廷慎重名器豈可以無功者廁有功之列歟此弊不除人
人皆存冒賞之心飽食安居夤緣請託視爲終南捷徑彼躬
親行陣者則反屈抑之而排擠之吾意公忠體國之大臣斷
不出此局外人正無庸鯁鯁過慮也學額舉額之增或以踴
躍輸將濟我兵饑或以招集團練助我戎行偃武修文惠及
多士

國家作養人才振興文教固應若是是在司文柄者披沙琢

璞鑿空衡平拔蓬去麻升蘭抑艾則得之矣近有議減新額
仍循舊章者朝三暮四似非至公之道也要之民風與吏治
相爲表裏而吏治與人材又相爲維繫果也封圻節鉞庠序
學校在在表率得人將所謂無知無賴無學者裹足不前矣
三途亦奚以塞爲

井南精舍問答八

百生問曰中華自上古以來治化漸被日廣矣今歐洲互市
且有倣我衣冠講我文字者性情嗜好頗亦可通而楚之苗
猺瓊之黎臺之番滇蜀間之怒子近在宇下亘古莫能格遠

者通而近者梗豈以地性險惡生才爾殊歟天終棄其人而
獸畜之歟抑爬羅抉剔之未遑及也夫髮有蟲可櫛腹有虻
可以藥下兵刑以創之德禮以劇之必有道矣敢請夢園曰
乾坤奠定之後天生人物以充塞乎兩間各隨其土地之所
宜而蕃衍滋息顧幅幘遼闊不得不區分中外以四海爲界
中華之文物政教海外人非不愛之慕之而欲做法之而其
勢有所不能蓋天限之也若苗獠黎番怒子之產於內地冥
頑不靈雖略具形骸而穴處巖居等於禽獸是皆乘戾氣以
生者天實擯之人類之外卽偶有回心向化者亦不過如虎

兕犬羊歸吾馴擾而已烏得以人視之哉其性本與人殊正未可云遠者通而近者梗也兵刑創之則虞太過德禮廟之則若罔聞且卽以人論有良民亦有亂民有秀民亦有莠民雖聖君賢相孜孜求治以正人心厚風俗爲先務而天下尙不能絕無盜賊奸宄違禮犯法之徒也又何況其爲蝨爲虻也耶櫛之下之固可櫛之未清下之未盡沐吾髮以去其垢摩吾腹以行其氣垢去而氣行蝨與虻奚足害我不以爲人則治之道甚易也

井南精舍問答九

曼君問曰北碑南帖判若兩途北朝人書初變隸法然波磔處尙與隸相近至王右軍出專尙姿媚遂有江左風流之目其實王出於鍾鍾亦北體也唐歐褚均有隸意太宗阿好二王遂彊謂歐褚爲大王的派其實非也究之學北書不成流爲僞彊學南書不成入於柔靡其失均耳學書者將何所適從敢請夢園曰學書自以北碑爲正宗蓋僞彊者尙可以化爲虛和柔靡者斷不能轉而適勁猶之作詩必以唐人爲正軌若先學宋元人詩則終身難造杜韓之域其弊一也予於八法半生來若明若昧少時先君子極力指示姿性愚魯幾

有格格不入之勢故學柳不成去而學趙學趙又不成去而學歐劒拔弩張手挽生硬不惟人厭之已亦羞之嗣趙帖存前輩教以學褚習之數年稍稍有入格處然用力不專入手太雜終其身爲門外漢不敢自諱也曩聞先君子曰書宗唐人始足以上追魏晉下趨董趙有骨無肉有肉無骨者皆非極品側鋒取勢斷斷乎不及中鋒魄力氣韻兼之爲貴由此推之名爲碑帖理實相通北派南派流分源合今之專學北魏者自以爲正法眼藏信乎否乎

井南精舍問答十

曼君問曰仕途日廣流品日雜甄別優劣其道固宜顧長於
吏治者多武斷之風富於才華者少權衡之術或中藏嗜欲
而外施德惠以沽名或貌爲剛嚴而陰計夤緣以求福大吏
卽留心攷究烏能盡人而肺肝之誠欲百姓得所而比戶騰
歡是必有道矣敢請夢園曰守令之賢否不能憑長官之好
惡以爲斷故爲政之道察吏最難設官以衛民官愛吾民民
頌之官虐吾民民怨之輿論口碑斯世猶存直道縱民風不
古習俗澆漓而此公是公非則巷議街談斷乎不爽察吏者
仍察之於民而已顧大府去民甚遠不得不寄耳目於人是

必耳目所寄之人公正無私絕不阿附然後俾之延訪巡察庶毀譽不至失真顧一人尙虞其蒙我也必再簡一二人以繼之彼曰可此曰否未足憑也彼曰可此亦曰可不敢信也至於三而傳述一辭褒貶無異說其優劣不從可判乎若夫邪正誠僞之分性情心術之別一話一言一時一事卽據以定高下而區等級竊恐投其所好巧於逢迎者之易售其奸而難發其覆也然則知人豈易言哉且人才與人品兼之實難有專用其才者有專重其品者有才高而品卑者有品高而才下者略短取長正未可求全責備也

一知軒文存卷二十六

定遠方濬頤子箴

文寶齋墨銘

創始者誰邢夷田真延至魏晉乃造墨丸李一張二常陳土
潘唐宋以降朱谷推元我所見者程君房焉易水徒歛其法
永傳深重姿媚松烟油烟妙合兩美厥惟新安回氏默佑紫
光絕倫打研入研先須辨聲麤麤細膩晁氏有經冀賈並師
多杵則輕龍麝可寶犀玉比珍書窗佛帳吐馥揚芬元香太
守毫楮兼權汝胡在昔光烈景純代有良工海內馳名底用

遠求高麗契丹異哉東坡好爲其難

謙虛銘爲吳吉齋姑丈作

地中有山山上有澤兩卦參觀奉以爲式謙卦至虛一陰五陽咸卦各半上柔下剛體皆兼良道在能止坤順兌和原無二理自卑尊人於人何尤中懷若谷作德日休易咸曰虛謙謙可想杖朝之年猶玩爻象俯監池流仰師庭竹不驕不滿義精仁熟毫而好學中州名儒書以壽公質言匪諛

玉墨牀銘

并序

徑四寸寬一寸有奇上刻下平厚二分許中作龍形龍尾之

上有飛鳥鳳耶鶴耶不可得而名也四圍絡以雲氣其下則
爲波濤島嶼珊瑚木難之狀嵌空玲瓏可以注水云是刀工
檀木作槽若榻之足眠三四烏丸綽有餘地予五六歲時侍
先大夫典郡吳興汪丈恭壽所贈自少而壯而老相隨五十
餘年南北奔馳中罹兵燹文房諸寶散失殆盡而此牀巋然
獨存爲之銘曰

古有扈班裘鍾以安管城而未聞下榻以歛子墨客卿彼翡
翠之牀太奢兮孰若茲于闐之英匪曰卧治兮方以磨人黑
松入夢兮回氏潛神宜乎寄寂名軒兮文章屬陰守如玉兮

惜如金九錫此其一兮與豹囊而同珍

霽紅藥水注銘

考槃餘事未入此格圓口甕肚滑以澤硯田掩映朝霞色海
王村雲林閣康熙窯用弗涸中丞中虛實有容墨池仗汝騰
蛟龍涓涓一滴江湖同官哥定宣陶者工皤然此亦文房雄
檀心筆筒銘

製筒者誰山舟翁九十老人銘辭工曰立不倚和不同思之
思之得環中長予三齡壬申所造花甲過焉永以爲寶三山
五山匪我思存鑲以螭虎空嶙峋封以管城中書君壇坫賴

爾張一軍

黃勤敏公竹筆筒銘

壹齋得此七十五入夢園家五十七搨爲一卷芷岩筆蜀山
草堂寶勿失白頭猶見脫穎出毛生棲汝大哉室

朱笥河井字硯銘

耕斯鑿斯介臣辨篆曩歌所遺知之者鮮有田若此忍令荒
卧牛不起情徜徉以筆代耒歲則穰研磨兀比農夫忙

端溪第一硯銘

華樵雲所贈

兼三長稱四絕水巖之精品罕與埒出洞四十三年相隨一

十六載陸賈無此歸裝太息故人安在

鸚眼硯銘

馮崧湖所贈

不方不圓至堅至潤翠睛瑩然黃龍下孕端州宮詹貽琳腴

願我老作耕田夫傲弟亦可風字呼

子巖有風字硯

張葯房鈔書硯銘

往在南雪齋後贈友石齋今歸寶米齋墨卿代雲谷銘那及
夢園自銘爲千秋計儼新發硯

虞道園太極硯銘

地火燒耶江濤齧耶體無完膚甘玷缺耶一池瑩滑尙可磨

渾沌未鑿不汝瑕藏白松堂歲月多老夫得自崑岡阿

伯淵先生著書硯銘

平津館一片石傳千秋等圭璧

中岳外史蟹池大硯銘

鑄於紹興元年收弄東溪草堂盈尺堪容刷字橫行一世難
當以匹梅花賦卷貫月夜吐虹光

澄泥硯銘

背鑄八分書植其杖而耘至周公謂魯公二十七字亦周文勤公所贈

陶之良號州創史有評銅雀上自入壻鄉幸免三災我思寶
聖瀉齋金稜玉海羅琦瑰綠如春波遜此材第一無怪唐人

推

龔端毅九如圖硯銘

橫波畫梅村歌壇景園中樂如何琢硯萬年少銘硯周櫟園

古稀大司馬觴客倒金尊卜居肥上獲此石江右三家細標

格兩朝豔說文章伯

滋蕙堂帖殘石硯銘

道光辛巳張翰山年丈得之楚北乃蘭亭敘片碣審爲紫端命工作硯記而銘

之予得自嶺南以賜仲子臻廣

硯材作碑巨眼識之幸落吾手以俾吾兒署曰紫端乃是蕉

白腦凍雨淋呵之生澤難得正背開作凹虛心守黑天所教

爲占山下出泉爻

臧鏞堂總纂經籍叢詁硯銘

我不識生得生硯文選樓頭名久擅割雲鏡玉供藻綯卽論
此材邁時彥

夢園行篋硯銘

硯之四圍鐫墨卿爲文圍銘署嘉慶十八年四月至今六十四年

蕉白青花兼二美我生之前汝出矣攜之過嶺到邗水與訂
石交從此始棗心相伴舟車裏

夢園藏硯甚夥雨窗無事先擇品之最高者十二硯寵
之以銘天色已晡倦而閣筆下此則充筭盈箱尙須抉

擇請侯諸異日可乎光緒丙子正月十一日自記

玉鬚梳銘

將虎不能吾膽怯緣齒可乎吾手乏護惜霜髯同雪鬢此亦佛家平等法

筆匣銘

中書君管城子當其未遇高卧不起韞而藏諸擘經室裏巾箱有別文房創始比硯則構嵌石云綺流落今歸寶米齋可惜退鋒郎禿矣毛穎處囊翻可喜扈班裘鍾堪匹美

鏡銘

我不能自見其形得汝乃忘我伶仃噫嘻乎身外有身天下
事無幻非真不言不笑阿堵傳神入光明藏了澈悟因

棋枰銘

象天之度一縱一橫法地之體至方至平竭人之巧有戰有
爭兼三才而一貫紛畧地以攻城是背水陣是細柳營負者喪
其壁壘勝者輦若都京納河山於方寸兮騁千古之機心人
譏桑楸爲木野狐兮吾則曰合撰乾坤肇錫汝以嘉名

朱朵山丈遺象贊

公與先公親若昆弟不才荷公待之猶子京華一見公爲色

喜飲食教誨納諸範軌公受

主知爲第一人公官臺諫強項批鱗公之翰墨流傳八垠幕
天席地鬚眉有神嶺上白雲劫餘珍重展觀茲圖益增予痛
端嚴儀表洵乎伯仲才爲遇厄卑棲鸞鳳何圖仲子邂逅邗
溝昔年綠髮今也白頭典型在望共勉前修清芬萬古宇宙
長留